

特別
 八五
 3488
 4



特
八
3488
4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七

垂示云建法幢立宗旨還他本分宗師定龍蛇別緇素
須是作家知識劔刃上論殺活棒頭上別機宜則且置
且道獨據寰中事一句作麼生商量試舉看

不舉風穴垂語云興雲致雨也要為主為賓若立一塵

我為法王於法自在花簇簇錦簇簇家國興盛不是

他屋裏事不立一塵掃蹤滅跡失却眼睛和鼻孔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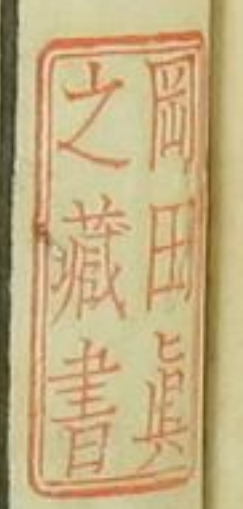
也家國喪亡一切處光明用家國作什麼全是他家

屋裏事雪竇拈拄杖云須是壁立千仞始得達磨來

也還有同生同死底衲僧麼還我話頭來雖然如是

要平不平之事須於雪竇商量始得還知麼若知許

寶珠文卷



你自由自在若不知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只如風穴示眾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不立一塵家國
喪亡且道立一塵即是不立一塵即是到這裏須是大
用現前始得所以道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直
饒向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他是臨濟下尊宿直下用
本分草料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意在立國安
邦須藉謀臣猛將然後麒麟出鳳凰翔乃太平之祥瑞
也他三家村裏人爭知有恁麼事不立一塵家國喪亡
風颯颯地野老為什麼出來謳歌只為家國喪亡洞下
謂之轉變處更無佛無眾生無是非無好無惡絕音
響蹤跡所以道金屑雖貴落眼成醫又云金屑眼中醫

衣珠法上塵已靈猶不重佛祖是何人七穿八穴神通
妙用不為奇特到箇裏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
不會若更說心說性說玄說妙都用不着何故他家自
有神仙境南泉示眾云黃梅七百高僧盡是會啼去底
人不得他衣鉢唯有盧行者不會佛法所以得他衣鉢
又云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野老或顯盛
或謳歌且道作麼生會且道他具什麼眼却恁麼須知
野老門前別有條章雪竇雙拈了却拈拄杖云還有同
生同死底衲僧麼當時若有箇漢出來道得一句互為
賓主免得雪竇這老漢後面自點贊

野老從教不展眉 三千里外有箇人 養食不中飽人

每
用
不
知
有
是
用
三
不
知
有
是

野
老
安
焉
音
韻

奧且圖家國立雄基太平一曲大家知要行即行要

住即住盡乾坤大地是箇解脫門你作麼生立謀臣

猛將今何在有麼有麼土曠人稀相逢者少且莫點

曾萬里清風只自知旁若無人教誰掃地也是雲居

羅漢

適來雙提了也這裏却只拈一邊放一邊裁長補短捨

重從輕所以道野老從教不展眉我且圖家國立雄基

謀臣猛將今何在雪竇拈拄杖云還有同生同死底衲

僧麼一似道還有謀臣猛將麼一口吞却一切人了也

所以道士曠人稀相逢者少還有相知者麼出來一坑

埋却萬里清風只自知便是雪竇點曾處也

慈云寺什物

垂示云以無師智發無作妙用以無緣慈作不請勝友

向一句下有殺有活於一機中有縱有擒且道什麼人

曾恁麼來試舉看

慈雲寺什物

舉雲門示眾云乾坤之內土曠人稀六合收不得宇

宙之間休向鬼窟裏作活計蹉過了也中有一寶在

什麼處光生也切忌向鬼窟裏覓祕在形山抄點拈

燈籠向佛殿裏猶可商量將三門來燈籠上雲門大

師是即是不妨請訛猶較妙子若子細檢點將來未

免屎臭氣

雲門道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且道

雲門意在釣竿頭意在燈籠上此乃肇法師寶藏論數

唐棧

句雲門拈來示眾肇公時於後秦道造園造論為維摩經方知莊老未盡其妙肇乃禮羅什為師又參瓦棺寺跋陀婆羅菩薩從西天二十七祖處傳心印來肇深造其堂與肇一日遭難臨刑之時乞七日假造寶藏論雲門便拈論中四句示眾大意云如何以無價之寶隱在陰界之中論中語言皆與宗門說話相符合不見鏡清問曹山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山云理即如是事作麼生清云如理如事山云瞞曹山一人即得爭奈諸聖眼何清云若無諸聖眼爭知不恁麼山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所以道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大意明人人具足箇箇圓成雲門便拈來示眾已

是十分現成不可更似座主相似與你注解去他慈悲更與你下注脚道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且道雲門恁麼道意作麼生不見古人云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又云即凡心而見佛心多即即四大五蘊也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所以道諸佛在心頭迷人向外求內懷無價寶不識一生休又道佛性堂堂顯現住相有情難見若悟眾生無我我面何殊佛面心是本來心面是娘生面劫石可移動箇中無改變有者只認箇昭昭靈靈為寶只是不得其用亦不得其妙所以動轉不得開撥不行古人道窮則變變則通拈燈籠向佛殿裏若是常情可測度得將三門來燈籠上還

測度得麼雲門與你一時打破情識意想得失是非了也雪竇道我愛韶陽新定機一生與人抽釘拔楔又云曲木據位知幾何利刃翦却令人愛他道拈燈籠向佛殿裏這一句已截斷了也又將三門來燈籠上若論此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雲門道汝若相當去且覓箇入路微塵諸佛在你脚跟下三藏聖教在你舌頭上不如悟去好和尚子莫妄想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良久云與我拈面前按山來看便有僧出問云學人見山是山水是水時如何門云三門爲什麼從這裏過恐你死却遂以手劃一劃云識得時是醍醐上味若識不得反爲毒藥也所以道了了了特無可

若字
字下

了玄玄處直須呵雪竇又拈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掛在壁上達磨九年不敢正眼覷着而今衲僧要見劈脊便棒看佗本分宗師終不將實法繫綴人玄沙云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雖然恁麼也是靈龜曳尾雪竇頌云

看看高着眼用看作什麼驪龍玩珠古岸何人把釣

竿孤危甚孤危壁立甚壁立賊過後張弓腦後見腮

莫與往來雲冉冉打斷始得百匝千重炙脂帽子鶴

臭布衫水漫漫左之右之前繼後擁明月蘆花君自

看看則睛若識得雲門語便見雪竇未後句

若識得雲門語便見雪竇爲人處他向雲門示衆後面

雪竇
山
字

兩句便與你下箇注脚云看看你便作瞠眉瞠眼會且得沒交涉古人道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若只向瞠眉努眼處坐殺豈能脫得根塵雪竇道看看雲門如在古岸把釣竿相似雲又冉冉水又漫漫明月映蘆花蘆花映明月正當恁麼時且道是何境界若便直下見得前後只是一句相似

瞠

抽庚切直視也

垂示云意路不到正好提撕言詮不及宜急着財也電轉星飛便可傾湫倒嶽衆中莫有辨得底麼試舉看

舉

南泉一日東西兩堂爭猫兒

不是今日合關也一場漏逗

南泉見遂提起云道得即不斬正令當行十

方坐斷這老漢有定龍蛇手脚衆無對可惜放過一

隊漆桶堪作作廢杜撰禪和如府似粟泉斬猫兒爲

兩段

快哉快哉若不如也盡是弄泥團漢賊過後張弓已是第二頭未舉起時好打

宗師家看他一動一靜一出入且道意旨如何這斬猫兒話天下叢林商量浩浩地有者道提起處便是有底道在斬處且得都沒交涉他若不提起時亦匝匝地作盡道理殊不知他古人有定乾坤底眼有定乾坤底劍你且道畢竟是誰斬猫兒只如南泉提起云道得即不斬當時忽有入道得且道南泉斬不斬所以道正令當行十方坐斷出頭天外看誰是箇中人其實當時元

不斬此話亦不在斬與不斬處此事軒知如此分明不
在情塵意見上討若向情塵意見上討則辜負南泉去
但向當鋒劍刃上看是有也得無也得不有不無也得
所以古人道窮則變變則通而今人不解變通只管向
語句上走南泉恁麼提起不可教人合下得甚語只要
教人自薦各各自用自知若不恁麼會卒摸索不着雪
竇當頭頌云

兩堂俱是杜禪和

親言出親口一句道斷據

撥動煙塵不奈何

看你作什麼折合現成公案也有

些子賴得南泉能舉令

舉拂子云一似這箇王老師

猶較些子好箇金剛王寶劍用切泥去也一刀兩段

任偏頗

百雜碎忽有人按住刀看他作什麼不可放

過也便打

頗

普禾切偏也音坡

兩堂俱是杜禪和雪竇不向句下死亦不認驢前馬後
有撥轉處便道撥動煙塵不奈何雪竇與南泉把手共
行一句說子也兩堂首座沒歇頭處到處只管撥動煙
塵奈何不得賴得南泉與他斷這公案收得淨盡也爭
柰前不搆村後不送店所以道賴得南泉能舉令一刀
兩段任偏頗直下一刀兩段更不管有偏頗且道南泉
據什麼令

舉南泉復舉前話問趙州

也須是同心同意始得同

道者方知州便脫草鞋於頭上戴出

不免拖泥帶水

南泉云子若在却救得猫兒唱拍相隨知音者少將

趙州乃南泉的子弟道頭會尾舉着便知落處南泉晚間

復舉前話問趙州州是老作家便脫草鞋於頭上戴出

泉云子若在却救得猫兒且道真箇恁麼不恁麼南泉

云道得即不斬如擊石火似閃電光趙州便脫草鞋於

頭上戴出佗參活句不參死句日日新時特新千聖移

易一絲毫不得須是運出自已家珍方見他全機大用

他道我為法王於法自在人多錯會道趙州權將草鞋

作猫兒有者道待他云道得即不斬便戴草鞋出去自

是你斬猫兒不干我事且得沒交涉只是弄精鬼殊不

知古人意如天普蓋似地普擎他父子相投機鋒相合

那箇舉頭他便會尾如今學者不識古人轉處空去意

路上卜度若要見但去他南泉趙州轉處便見好頌云

公案圓來問趙州言猶在耳不消更斬夜車背後懸

藥袋長安城裏任閑遊得恁麼快活得恁麼自在信

手拈來草不可不教你恁麼去也草鞋頭戴無人會

也有一箇半箇別是一家風明頭也合暗頭也合歸

到家山即便休脚跟下好與三十棒且道過在什麼

處只為你無風起浪彼此放下只恐不恁麼恁麼也

大奇程側六切塞也 磕克盍切石聲同音磕

公案圓來問趙州慶藏主道如人結案相似八棒是八

棒十三是十三已斷了也却拈來問趙州州是他屋裏
人會南泉意旨他是透徹底人搔着磕着便轉其本分
作家眼腦纔聞舉着剔起便行雪竇道長安城裏任閑
遊漏逗不少古人道長安雖樂不是久居又云長安甚
鬧我國晏然也須是識機宜別休咎始得草鞋頭戴無
人會戴草鞋處這些子雖無許多事所以道唯我能知
唯我能證方見得南泉趙州雪竇同得同用處且道而
今作麼生會歸到家山即便休什麼處是家山他若不
會必不恁麼道他既會且道家山在什麼處便打
垂示云無相而形充十虛而方廣無心而應徧刹海而
不煩舉一明三目機銖兩直得棒如雨點喝似雷奔也

字不煩對是

未當得向上人行履在且道作麼生是向上人事試舉
碎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雖然如是屋裏人
也有此子香氣雙劍倚空飛賴是不問**世尊良久**莫
謂世尊其擊如雷坐者立者皆動他不得良久之外道讚歎
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伶俐漢一撥
便轉盤裏明珠外道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證
而言得入不妨令人疑着也要大家知銅鑪着生鐵
佛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且道喚什麼作鞭影打
一拂子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看拾得口
喫飯

此事若在言句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句或道無

言便是又何消祖師西來作什麼只如從上來許多公案畢竟如何見其下落這一則公案話會者不少有底喚作良久有底喚作據坐有底喚作默然不對且喜沒交涉幾曾摸索得着來此事其實不在言句上亦不離言句中若稍有擬議則千里萬里去也看他外道省悟後方知亦不在此亦不在彼亦不在是亦不在不是且道是箇什麼天衣懷和尚頌云維摩不默不良久據坐商量成過客吹毛匣裏冷光寒外道天魔皆拱手百丈常和尚參法眼眼令看此話法眼一日問你看什麼因緣常云外道問佛話眼云你試舉看常擬開口眼云住住你擬向良久處會那常於言下忽然大悟後示眾云

百丈有三訣喫茶珍重歇擬議更思量知君猶未徹
 巖真點曾拈云六合九有青黃赤白一一交羅外道會
 四維陀典論自云我是一切智人在處索人論議他致問端要坐斷釋迦老子舌頭世尊不費纖毫氣力他便省去讚歎云世尊大悲處世尊隻眼通三世外道雙眸貫作麼生是大慈大悲處世尊隻眼通三世外道雙眸貫五天瀉山真如拈云外道懷藏至寶世尊親為高提森羅顯現萬象歷然且畢竟外道悟固什麼如趁狗逼牆至極則無路處他須回來便乃活鱖鱖地若計較是非一時放下情盡見除自然徹底分明外道去後問難問佛云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佛云如世良馬見鞭影

統華十二
 懷藏空
 物墻三區
 十夫大道
 云如

而行後來諸方便道又被風吹別調中又云龍頭蛇尾

什麼處是世尊鞭影什麼處是見鞭影處雪竇云邪正

不分過猶鞭影真如云阿難金鐘再擊四眾共聞雖然

如是大似二龍爭珠長他智者威憐雪竇頌云

○機輪曾未轉在這裏果然不動一絲毫轉必兩頭走

不落有必落無不東則西左眼半斤右眼八兩明鏡

忽臨臺還見釋迦老子麼一撥便轉破也破也敗也

敗也當下分妍醜盡大地是箇解脫門好與三十棒

還見釋迦老子麼妍醜分兮迷雲開放一線道許你

有箇轉身處爭柰只是箇外道慈門何處生塵埃徧

界不曾藏退後退後達磨來也因思良馬窺鞭影我

有拄杖子不消你與我且道什麼處是鞭影處什麼

麼是良馬處千里追風喚得回騎佛殿出三門去也

轉身即錯放過即不可便打喚得回鳴指三下前不

攜村後不迭店拗折拄杖子向什麼處去雪竇雷聲

甚大兩點全無

○機輪曾未轉轉必兩頭走機乃千聖靈機輪是從本已

來諸人命脉不見古人道千聖靈機不易親龍生龍子

莫因循趙州奪得連城璧秦王相如總喪身外道却是

把得住作得主未嘗動着何故他道不問有言不問無

言豈不是全機處世尊會看風使帆應病與藥所以良

父全機提起外道全體會去機輪便阿輓輓地轉亦不

轉向有亦不轉向無不落得失不拘凡聖二邊一時坐
斷世尊纔良久他便禮拜如今人多落在無不然落在
有只管在有無處兩頭走雪竇道明鏡忽臨臺當下分
妍醜這箇不會動着只消箇良久如明鏡臨臺相似萬
象不能逃其形質外道云世尊大悲開我迷雲令
我得入且道是什麼處是外道入處到這裏須是箇箇
自參自究自悟自會始得便於一切處行住坐卧不問
高低一時現成更不移易一絲毫纔作計較有一絲毫
道理即礙塞殺人更無入作分也後面頌世尊大悲大
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當下忽然分妍醜妍醜分兮迷
雲開慈門何處生塵埃盡大地是世尊大悲門戶

你若透得不消一捏此亦是放開底門戶不見世尊於
三七日中思惟如是事我寧不說法疾入於涅槃因思
良馬窺鞭影千里追風喚得回追風之馬見鞭影而便
過千里教回即回雪竇意賞他道若得俊流方可一撥
便轉一喚便回若喚得回便鳴指三下且道是點破是

撒沙

垂示云當機覲面提陷虎之機正按傍提布擒賊之略
明合暗合雙放雙收解弄死蛇還佗作者

舉巖頭問僧什麼處來未開口時納敗缺了也穿過

獨體要知來處也不難僧云西京來果然一箇小賊

頭云黃巢過後還收得劍麼平生不曾做草賊不懼

頭落便恁麼問好大膽僧云收得敗也未識轉身處
第廣漢如府似粟巖頭引頸近前云因也須識機宜
始得陷虎之機是什麼心行僧云師頭落也只見雞
頭利不見鑿頭方識甚好惡着也巖頭呵呵大笑盡
天下衲僧不奈何欺殺天下人尋這老漢頭落處不
得僧後到雪峰依前顛頂懵懂這僧徃徃十分納敗
缺去峰問什麼處來不可不說來處也要勘過僧云
巖頭來果然納敗缺峰云有何言句舉得不免喫棒
僧舉前話便好趕出雪峰打三十棒趕出雖然斬釘
截鐵因甚只打三十棒拄杖子也未到拈在且未是
本分何故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若不是同參爭辨端

的雖然如是且道雪峰巖頭落在什麼處

大凡挑囊負鉢撥草瞻風也須是具行脚眼始得這僧
眼似流星也被巖頭勘破了一串穿却當時若是箇漢
或殺或活舉着使用這僧迺郎當却道收得似恁麼行
脚閻羅老子問你索飯錢在知他踏破多少草鞋直到
雪峯當時若有此子眼筋便解瞥地去豈不快哉這箇
因緣有節角諸訛處此事雖然無得失得失甚大雖然
無揀擇到這裏却要具眼揀擇看他龍牙行脚時致箇
問端問德山學人仗鎖鐮劍擬取師頭時如何德山引
頸近前云因龍牙云師頭落也山便歸方丈牙後舉似
洞山洞山云德山當時道什麼牙云他無語洞山云佗

無語則且置借我德山落底頭來看牙於言下大悟遂
焚香遙望德山禮拜懺悔有僧傳到德山處德山云洞
山老漢不識好惡這漢死來多少時也救得有什麼用
處這箇公案與龍牙底一般德山歸方丈則暗中最妙
巖頭大笑他笑中有毒若有人辨得天下橫行這僧當
時若辨得出千古之下免得檢責於巖頭門下已是一
場蹉過看他雪峯老人是同參便知落處也不與他說
破只打三十棒趕出院可以光前絕後這箇是拈作家
衲僧鼻孔爲人底手段更不與他如之若何教他自悟
去本分宗師爲人有時籠罩不教伊出頭有時放令死
郎當地却須有出身處大小大巖頭雪峯到被箇喫飯

禪和勘破只如巖頭道黃巢過後還收得劔麼諸人且
道這裏合下得什麼語免得他笑又免得雪峰行棒趕
出這裏諸訛若不曾親證親悟縱使口頭快利至究竟
透脫生死不得山僧尋常教人覩這機關轉處若擬議
則遠之遠矣不見投子問鹽平僧云黃巢過後收得劔
麼僧以手指地投子云三十年弄馬騎今日却被驢子
撲看這僧也不妨是箇作家也不道收得也不道收不
得與西京僧如隔海在真如拈云他古人一箇做頭一
箇做尾定也雪竇頌云

黃巢過後曾收劔

孟八郎漢有什麼用處只是錫刀

子一口

大笑還應作者知

一子親得能有幾箇不是

渠儂爭得自由三十山藤且輕怨同條生同條死朝

三千暮八百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却與救得活得

便宜是落便宜據款結案悔不慎當初也有此子

黃巢過後曾收劍大笑還應作者知雪竇便頌這僧與
巖頭大笑處這箇些子天下人摸索不着且道他笑箇
什麼須是作家方知這笑中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有殺
有活三十山藤且輕怨頌這僧後到雪峰面前這僧依
舊莽鹵峰便據令而行打三十棒趕出且道為什麼却
如此你要盡情會這話麼得便宜是落便宜

舉梁武帝請傳大士講金剛經達磨兄弟來也魚行
酒肆即不無初僧門下即不可這老漢老老大大作

這般去就大士便於座上揮案一下便下座直得火

星迸散似則似是則味是不煩打葛藤武帝愕然附

回三度被人瞞也教他摸索不着誌公問陛下還會

麼黨理不黨情脫膊不向外也好與三十棒帝云不

會可惜許誌公云大士講經竟也須逐出國始得當

時和誌公一時與趕出國始是作家兩箇漢同坑無

異工

梁高祖武帝蕭氏諱衍字叔達立功業以至受齊禪即
位後別註五經講議奉黃老甚篤而性至孝一日思得
出世之法以報劬勞於是捨道事佛廼受菩薩戒於婁
約法師處披佛袈裟自講放光般若經以報父母時誌

公大士以顯異感眾繫於獄中誌公乃分身遊化城邑
帝一日知之感悟極推重之誌公數行遮護隱顯逮不
可測時婺州有大士者居雲黃山手栽二樹謂之雙林
自稱當來善慧大士一日修書命弟子上表聞於帝時
朝廷以其無君臣之禮不受傳大士將入金陵城中賣
魚時武帝或請誌公講金剛經誌公曰貧道不能講市
中有傳大士者能講此經帝下詔召之入禁中傳大士
既至於講座上揮案一下便下座當時便與推轉免見
一場狼籍却被誌公云陛下還會麼帝云不會誌公云
大士講經竟也是一人作頭一人作尾誌公恁麼道還
夢見傳大士麼一等是弄精魂這箇就中奇特雖是死

蛇解弄也活既是講經為甚却不大分為二一如尋常
座主道金剛之體堅固物物不能壞利用故能摧萬物
如此講說方喚作講經雖然如是諸人殊不知傳大士
只拈向上關挨子畧露鋒鋷教人知落處直截與你壁
立萬仞恰好被誌公不識好惡却云大士講經竟正是
好心不得好報如美酒一盞却被誌公以水攪過如一
釜羹被誌公將一顆鼠糞污了且道既不是講經畢竟
喚作什麼頌云

不向雙林寄此身只為他把不住囊裏豈可藏雖却
於梁土惹埃塵若不入草爭見端的不風流處也風
流當時不得誌公老作賊不須本有牽伴底癩兒也

是栖栖去國人

正好一狀領過便打

不向雙林寄此身却於梁土惹埃塵傳大士與沒板齒
老漢一般相逢達磨初到金陵見武帝帝問如何是聖
諦第一義磨云廓然無聖帝云對朕者誰磨云不識帝
不契遂渡江至魏武帝舉問誌公公云陛下還識此人
否帝云不識誌公云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帝悔遂
遣使去取誌公云莫道陛下發使去取合國人去他亦
不回所以雪竇道當時不得誌公老也是栖栖去國人
當時若不是誌公為傳大士出氣也須是起出國去誌
公既饒舌武帝却被他熱瞞一上雪竇大意道不須他
來梁土講經揮案所以道何不向雙林寄此身喫粥喫

飯隨分過時却來梁土恁麼指注揮案一下便下座便
是他惹埃塵處既是要殊勝則目視雲霄上不見有佛
下不見有衆生若論出世邊事不免灰頭土面將無作
有將有作無將是作非將麈作細魚行酒肆橫拈倒用
教一切人明此箇事若不恁麼放行直到彌勒下生也
無一箇半箇傳大士既是拖泥帶水賴是有知音若不
得誌公老幾乎趕出國了且道何處即在什麼處
垂示云掀天闕翻地軸擒虎兒辨龍蛇須是箇活鱖鱖
漢始得句句相投機機相應且從上來什麼人合恁麼
請舉看

舉仰山問三聖汝名什麼

各實相奪勾賊破家

聖云

慧寂

坐斷舌頭，攬旗奪鼓。

仰山云：慧寂是我。

各自守

封疆，聖云：我名慧然。

鬧市裏奪去，彼此却守本分。仰

山呵呵大笑。

可謂是箇時節，錦上鋪花，天下人不知

落處何故，土曠人稀，相逢者少，一似巖頭笑，又非巖

頭笑，一等是笑，為什麼却作兩段，具眼者始定當看。

○三聖是臨濟下尊宿，少具出群作略，有大機，有大用在

衆中，昂昂藏藏，名聞諸方。後辭臨濟，徧遊淮海，到處叢

柳子注：登之字當通。

林，皆以高賓待之。自向北至南方，先造雪峰，便問：透網

金鱗，未審以何為食？峯云：待汝出網來，即向汝道。聖云：

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峯云：老僧住持事繁

峰往寺莊，路逢獼猴，乃云：這獼猴各各佩一面古鏡。聖

云：歷劫無名，何以彰為古鏡？峰云：瑕生也。聖云：一千五

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峰云：罪過老僧住持事繁，後

至仰山，山極愛其俊利，待之於明窓下。一日有官人來

參仰山，山問官人：居何位？云：推官。山豎起拂子云：還推得

這箇麼？官人無語。衆人下語，俱不契仰山意。時三聖病

在延壽堂，仰山令侍者持此語問之。聖云：和尚有事也。

再令侍者問未審有什麼事。聖云：再犯不容。仰山深肯

之。百丈當時以禪板蒲團付黃檗，拄杖拂子付瀉山。瀉

山後付仰山，仰山既大肯三聖，聖一日辭去。仰山以拄

杖拂子付三聖，聖云：某甲已有師。仰山詰其由，乃臨濟

的子也。只如仰山問三聖：汝名什麼？佗不可不知其名。

何故更恁麼問，所以作家要驗人得知子細，只似等閑問云：汝名什麼？更道無計較，何故三聖不云慧然，却道慧寂？看佗具眼漢自然不同。三聖恁麼，又不是顛，一向攙旗奪鼓，意在仰山語外。此語不墮常情，難為摸索。這般漢手段，却活得人，所以道：佗參活句，不參死句。若順常情，則歇人不得；看佗古人念道如此，用盡精神，始能大悟。既悟了，用時還同未悟時人相似，隨分一言半句，不得落常情。三聖知佗仰山落處，便向佗道：我名慧寂。仰山要收三聖，三聖倒收仰山。仰山只得就身打劫道：慧寂是我，是放行處。三聖云：我名慧然，亦是放行。所以雪竇後面頌云：雙收雙放若為宗，只一句內一時領了。

仰山呵呵大笑，也有權有實，也有照有用，為佗八面玲瓏，所以用處得大自在。這箇笑與巖頭笑不同，巖頭笑有盡藥，這箇笑千古萬古清風凜凜地。雪竇頌云：

雙收雙放若為宗

知他有幾人八面玲瓏將謂真箇

有恁麼事

騎虎由來要絕功

若不是頂門上有眼肘

臂下有符爭得到這裏騎則不妨只恐你下不得不

是恁麼人爭明恁麼事

笑罷不知何處去

盡四百單

州覓恁麼人也難得言猶在耳千古萬古有清風只

應千古動悲風

如今在什麼處咄既是大笑為什麼

却動悲風大地黑漫漫

雙收雙放若為宗，放行互為賓主。仰山云：汝名什麼？聖

云我名慧寂是雙放仰山云慧寂是我聖云我名慧然
是雙收收字上其實是互換之機收則大家收放則大家放重
竇一時頌盡了也佗意道若不放收若不互換你是你
我是我都來只四箇字因甚却於裏頭出沒卷舒古人
道你若立我便坐你若坐我便立若也同坐同立二俱
瞎漢此是雙收雙放可以為宗要騎虎由來要絕功有
如此之高風最上之機要要騎便騎要下便下據虎頭
亦得收虎尾亦得三聖仰山二俱有此之風笑罷不知
何處去且道佗笑箇什麼直得清風凜凜為什麼末後
却道只應千古動悲風也是死而不弔一時與你注解
了也爭奈天下人喙喙不入不知落處縱是山僧也不

禮記二
卷三
厭溺

知落處諸人還知麼

垂示云無喙喙處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透荆棘林
衲僧家如紅爐上一點雪平地上七穿八穴則且止不
落寅緣又作麼生試舉看

舉南泉歸宗麻谷同去禮拜忠國師至中路三人同
行必有我師有什麼奇特也要辨端的南泉於地上

畫一圓相云道得即去無風起浪也要人知擲却陸

沉船若不驗過爭辨端的歸宗於圓相中坐一人打
籬同道方知和字板行法十五麻谷便作女人拜一人打鼓三箇也得

泉云恁麼則不去也南京校書少老老角半路抽身是好人好一場曲調

作家作家歸宗云是什麼心行賴得識破當時好與

南泉三少老心行

當時馬祖盛化於江西石頭道行於湖湘忠國師道化於長安他親見六祖來是時南方擎頭帶角者無有不欲升其堂入其室若不爾為人所耻這老漢三箇欲去禮拜忠國師至中路做這一場敗缺南泉云恁麼則不去也既是一一道得為什麼却道不去且道古人意作麼生當時待他道恁麼則不去也劈耳便掌看他作什麼伎倆萬古振綱宗只是這些子機要所以慈明道要牽只在索頭邊撥着點着便轉如水上捺葫蘆子相似人多喚作不相肯語殊不知此事到極則處須離泥離水拔楔抽釘你若作心行會則沒交涉古人轉變得好

僧宗傳世慈明牧童歌云四首看平由個四方放物休閑唱一切益只把索頭撥

到這裏不得不恁麼須是有殺有活看他一人去圓相中坐一人作女人拜也甚好南泉云恁麼則不去也歸宗云是什麼心行孟八郎漢又恁麼去也他恁麼道大意要驗南泉南泉尋常道喚作如如早是變了也南泉歸宗麻谷却是一家裏人一擒一縱一殺一活不妨奇特雪竇頌云

○由基箭射猿

當頭一路誰敢向前觸處得妙未發先

中遶樹何太直

若不承當爭敢恁麼東西南北一家

風已周遮多時也

千箇與萬箇如麻似粟野狐精一

隊爭奈得南泉何

是誰曾中的一箇半箇更沒一箇

一箇也用不得

相呼相喚歸去來一隊弄泥團漢不

如歸去好却較些子曹溪路上休登陟太勞生想料
不是曹溪門下客低低處平之有餘高高處觀之不
足復云曹溪路坦平爲什麼休登陟不唯南泉半路
抽身雪竇亦乃半路抽身好事不如無雪竇也患這
般病痛

由基箭射猿遶樹何太直由基乃是楚時人姓養名叔
字由基時楚莊王出獵見一白猿使人射之其猿捉箭
而戲勅羣臣射之莫有中者王遂問群臣群臣奏曰由
基者善射遂令射之由基方彎弓猿乃抱樹悲號至箭
發時猿遶樹避之其箭亦遶樹中殺此乃神箭也雪竇
何故却言太直若是太直則不中既是遶樹何故却云

太直雪竇借其意不妨用得好此事出春秋有者道遶
樹是圓相若真箇如此蓋不識語之宗旨不知太直處
三箇老漢殊途而同歸一揆一齊太直若是識得他去
處七縱八橫不離方寸百川異流同歸大海所以南泉
道恁麼則不去也若是衲僧正眼覷着只是弄精魂若
喚作弄精魂却不是弄精魂五祖先師道他三人是慧
炬三昧莊嚴王三昧雖然如此作女人拜他終不作女
人拜會雖畫圓相他終不作圓相會既不恁麼會又作
麼生會雪竇道千箇與萬箇是誰曾中的能有幾箇白
發百中相呼相喚歸去來頌南泉道恁麼則不去也南
泉徒此不去故云曹溪路上休登陟滅却荆棘林雪竇

把不定復云曹溪路坦平爲什麼休登陟曹溪路絕塵
絕迹露髁髁赤灑灑平坦坦翛然地爲什麼却休登陟
各自看脚下

垂示云快人一言快馬一鞭萬年一念一念萬年要知
直截未舉已前且道未舉已前作麼生摸索請舉看

舉瀉山五峰大注編雲巖同侍立百丈阿呵呵終始請訛君

向瀟湘我之東曾百丈問瀉山併却咽喉唇吻作麼

生道一將難求瀉山云却請和尚道借路經過丈云

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不免老婆心切面
皮厚三寸和泥合水就身打劫

瀉山五峯雲巖同侍立百丈百丈問瀉山併却咽喉唇

吻作麼生道山云却請和尚道丈云我不辭向汝道恐
已後喪我兒孫百丈雖然如此錮子已被別人奪去了
也丈復問五峯峯云和尚也須併却丈云無人處斫額
望汝又問雲巖巖云和尚有也未丈云喪我兒孫三人
各是一家古人道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林者是
好手所以宗師家以荆棘林驗人何故若於常情句下
驗人不得衲僧家須是句裏呈機言中辨的若是擔板
漢多向句中死却便道併却咽喉唇吻更無下口處若
是變通底人有逆水之波只向問頭上有一條路不傷
鋒犯手瀉山云却請和尚道且道他意作麼生向箇裏
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相似撥他問處便答自有出身之

路不費纖毫氣力，所以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百丈却不采他，只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大凡宗師為人，抽釘拔楔，若是如今人，便道：此答不肯，他不領話。殊不知箇裏一路生機，處壁立千仞，賓主互換活潑潑地。雪竇愛他，此語風措宛轉自在，又能把定封疆，所以頌云：

却請和尚道

函蓋乾坤，已是傷鋒犯手。

虎頭生角出

荒草可煞驚羣

不妨奇特

十洲春盡花凋殘

觸處清

涼讚歎也，不及

珊瑚樹林日杲杲

千重百匝，爭奈百

草頭上尋他不得，答處蓋天蓋地。

此三人答處各各不同，也有壁立千仞，也有照用同時。

也有自救不了，却請和尚道：雪竇便向此一句中呈機了也。更就中輕輕撥，令人易見云：虎頭生角出，荒草瀉山峇處，一似猛虎頭上安角，有什麼近傍處，不見僧問羅山，同生不同死時如何。山云：如牛無角，僧云：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山云：如虎戴角，雪竇只一句頌了也。佗有轉變餘才，更云：十洲春盡花凋殘，海上有三山，十洲以百年為一春，雪竇語帶風措，宛轉盤礴，春盡之際，百千萬株花，一時凋殘，獨有珊瑚樹林，不解凋落，與太陽相奪其光，交映，正當恁麼時，不妨奇特。雪竇用此，明佗却請和尚道：十洲皆海外諸國之所附，一祖洲出，反菴香，二瀛洲生芝草，玉石泉如酒味，三玄洲出，僊藥服之長。

生四長洲出木瓜王英五炎洲出火流布六元洲出靈
泉如蜜七生洲有山川無寒暑八鳳麟洲人取鳳喙麟
角煎續攷膠九聚窟洲出獅子銅頭鐵額之獸十檀洲
一作流洲出琨吾石作劍切玉如泥珊瑚外國雜傳云大秦
西南漲海中可七八百里到珊瑚洲洲底盤石珊瑚生
其石上人以鐵網取之又十洲記云珊瑚生南海底如
樹高三二尺有枝無皮似玉而紅潤感月而生凡枝頭
皆有月暈 此一則與八卷首公案同看

嶠中張氏
書隱刻梓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七終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八

一舉百丈復問五峰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 阿呵呵

箭過新羅國 峯云和尚也須併却 攬旗奪鼓一句截

李俊七札 流萬機張削 丈云無人處斫額望汝 土曠人稀相逢

者少 此一則與七卷末公案同看

瀉山把定封疆五峯截斷眾流這些子要是箇漢當面
提掇如馬前相撲不容擬議直下便用緊迅危峭不似
瀉山盤礴滔滔地如今禪和子只向架下行不能出他
一頭地所以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五峰峇處當頭
坐斷不妨快俊百丈云無人處斫額望汝且道是肯他
是不肯他是殺是活見他阿鞞鞞地只與他一點雪賣

悟道如是云云
更七初峯
自述

頌云

和尚也併却已在言前了截斷衆流龍蛇陣上看謀

略須是金牙始解七事隨身慣戰作家令人長憶李

將軍妙手無多子足馬單鎗千里萬里千人萬人萬

里天邊飛一鷄大眾見麼且道落在什麼處中也打

云飛過去也

和尚也併却雪竇於一句中撈一撥云龍蛇陣上看謀

略如排兩陣突出突入七縱八橫有闖將底手脚有大

謀略底人足馬單鎗向龍蛇陣上出沒自在你作麼生

圍繞得他若不是這箇人爭知有如此謀略雪竇此三

頌皆就裏頭狀出底語如此大似李廣神箭萬里天邊

飛一鷄一箭落一鷗定也更不放過雪竇頌百丈問處

如一鷄五峰答處如一箭相似山僧只管讚歎五峰不

覺渾身泥水了也

舉百丈又問雲巖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蝦蟇窟

裏出來道什麼巖云和尚有也未鞋皮着骨拖泥帶

水前不攜村後不迭店丈云喪我兒孫灼然有此答

得半前落後

雲巖在百丈二十年作侍者後同道吾至藥山山問云

子在百丈會下為箇什麼事巖云透脫生死山云還透

脫也未巖云渠無生死山云二十年在百丈習氣也未

除巖辭去見南泉後復歸藥山方契悟看他古人二十

年參究猶自半青半黃粘皮着骨不能顛脫是則也是
只是前不搆村後不迭店不見道語不離窠臼焉能出
蓋纏白雲橫谷口迷却幾人源洞下謂之觸破故云躍
開仙仗鳳凰樓時人嫌觸當今號所以道荆棘林須是
透過始得若不透過終始涉廉纖斬不斷適來道前不
搆村後不迭店雲巖只管去點檢他人底百丈見他如
此一時把來打殺了也雪竇頌云

和尚有也未公案現成隨波逐浪和泥合水金毛獅

子不踞地灼然有什麼用處可惜許兩兩三三舊路

行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轉身吐氣脚跟下蹉過

了也大雄山下空彈指一死更不再活可悲可痛蒼

天中更添怨苦

和尚有也未雪竇揀款結案是則是只是金毛獅子爭

柰不踞地獅子捉物藏牙伏爪踞地返擲物無大小皆

以全威要全其功雲巖云和尚有也未只是向舊路上

行所以雪竇云百丈向大雄山下空彈指

垂示云夫說法者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聞無得說既

無說無示爭如不說聽既無聞無得爭如不聽而無說

又無聽却較此子只如今諸人聽山僧在這裏說作麼

生免得此過具透關眼者試舉看

舉僧問馬大師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某甲西來

意什麼處得這話頭來那裏得這消息馬師云我今

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問取智藏去退身三步蹉過也

不知藏身露影不妨是這老漢推過與別人僧問智

藏也須與他一拶蹉過也不知藏云何不問和尚草

裏焦尾大蟲出來也道什麼直得草繩自縛去死十

分僧云和尚教來問受人處分前箭猶輕後箭深藏

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為汝說問取海兄去不妨是八

十四負善知識一樣患這般病痛僧問海兄轉與別

人抱贖叫屈海云我到這裏却不會不用匆匆從教

千古萬古黑漫漫僧舉似馬大師這僧却有些子眼

睛馬師云藏頭白海頭黑寰中天子勅塞外將軍令

這箇公案山僧舊日在成都參真覺覺云只消看馬祖

第一句自然一時理會得且道這僧是會來問不會來

問此問不妨深遠離四句者有無非有非無非有非

非無離此四句絕其百非只管作道理不識話頭討頭

腦不見若是山僧待馬祖道了也便與展坐具禮三拜

看他作麼生道當時馬祖若見這僧來問離四句絕百

非請師直指某甲西來意以拄杖劈脊便棒趕出看他

省不省馬大師只管與他打葛藤以至這漢當面蹉過

更令去問智藏殊不知馬大師來風深辨這僧懵懂走

去問智藏藏云何不問和尚僧云和尚教來問看他這

些子揆着便轉更無閑暇處智藏云我今日頭痛不能

為汝說得問取海兄去這僧又去問海兄海兄云我到

四一畏
有無十
是言
非出因
客ノ言
百非上
非云毛
アラズ
トヤル
云

這裏却不會且道爲什麼一人道頭痛一人云不會畢竟作麼生這僧却回來舉似馬大師師云藏頭白海頭黑若以解路卜度却謂之相瞞有者道只是相推過有者道三箇總識他問頭所以不答總是拍盲地一時將古人醍醐上味着毒藥在裏許所以馬祖道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與此公案一般若會得藏頭白海頭黑便會西江水話這僧將一樁懵懂換得箇不安樂更勞他三人尊宿入泥入水畢竟這僧不瞥地雖然一恁麼這三箇宗師却被箇擔漢勘破如今人只管去語言上作活計云白是明頭合黑是暗頭合只管鑽研計較殊不知古人一句截斷意根須是向正脉裏自着

始得穩當所以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若論此事如當門按一口劍相似擬議則喪身失命又道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但向八面玲瓏處會取不見古人道這漆桶或云野狐精或云瞎漢且道與一棒一喝是同是別若知千差萬別只是一般自然八面受敵要會藏頭白海頭黑麼五祖先師道封向先生雪竇頌云

藏頭白海頭黑 半合半開 一手擡一手擡 金聲玉振
明眼衲僧會不得 更行脚三十年 終是被人穿却你
鼻孔山僧故是口似匾擔 馬駒踏殺天下人 叢林中
也須是這老漢始得放出這老漢 臨濟未是白拈賊

癡兒牽伴直饒好手也被人捉了也離四句絕百非

道什麼也須是自點檢看阿爺似阿爹天上人間唯

我知用我作什麼奪却拄杖子或若無人無我無得

無失將什麼知如三筆

藏頭白海頭黑且道意作麼生這些子天下衲僧跳不出看他雪竇後面合殺得好道直饒是明眼衲僧也會不得這箇些子消息謂之神仙秘訣父子不傳釋迦老子說一代時教未後單傳心印喚作金剛王寶劍喚作正位恁麼葛藤早是事不獲已古人略露些子鋒鏗若是透得底人便乃七穿八穴得大自在若透不得從前無悟入處轉說轉遠也馬駒踏殺天下人西天般若多

羅識達磨云震且雖闊無別路要假兒孫脚下行金雞解銜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又六祖謂讓和尚曰向後佛法從汝邊去已後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厥後江西法嗣布於天下時號馬祖焉達磨六祖皆先識馬祖看他作略果然別只道藏頭白海頭黑便見踏殺天下人處只這一句黑白語千人萬人咬不破臨濟未是白拈賊臨濟一日示眾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向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真人臨濟下禪牀搗住云道道僧無語濟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雪峰後聞云臨濟大似白拈賊雪竇要與他臨濟相見觀馬祖機鋒尤過於臨濟

此句僧問也

此正是白拈賊臨濟未是白拈賊也雪竇一時穿却了也却頌這僧道離四句絕百非天上人間唯我知且莫向鬼窟裏作活計古人云問在答處答在問處早是奇特你作麼生離得四句絕得百非雪竇道此事唯我能知直饒三世諸佛也覷不見既是獨自箇知諸人更上來求箇什麼大瀉真如拈云這僧恁麼問馬祖恁麼答離四句絕百非智藏海兄都知要會麼不見道馬駒踏殺天下人

搗

夜尤切
搗也

垂示云鎖鑰橫按鋒前翦斷葛藤窠明鏡高懸句中引出毗盧印田地穩密處著衣喫飯神通遊戲處如何湊泊還委悉麼看取下文

時

舉金牛和尚每至齋時自將飯桶於僧堂前作舞呵

呵大笑云菩薩子喫飯來

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

波意自如醍醐毒藥一時行是則是七珍八寶一時

羅列爭柰相逢者少

雪竇云雖然如此金牛不是好

心是賊識賊是精識精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僧

問長慶古人道菩薩子喫飯來意旨如何

不妨疑着

元來不知落處長慶道什麼

慶云大似因齋慶讚

相

席打令據款結案

金牛乃馬祖下尊宿每至齋時自將飯桶於僧堂前作舞呵呵大笑云菩薩子喫飯來如此者二十年且道他意在什麼處若只喚作喫飯尋常敲魚繫鼓亦自告報

矣又何須更自將飯桶來作許多伎倆莫是他顛麼莫是提唱建立麼若是提唱此事何不去寶華王座上敲床豎拂須要如此作什麼今人殊不知古人意在言外何不且看祖師當時初來底題目道什麼分明說道教外別傳單傳心印古人方便也只教你直截承當去後來人妄自卜度便道那裏有許多事寒則向火熱則乘涼飢則喫飯困則打眠若恁麼以常情義解詮註達磨一宗掃土而盡不知古人向二六時中念念不捨要明此事雪竇云雖然如此金牛不是好心只這一句多少人錯會所謂醍醐上味為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金牛既是落草為人雪竇為什麼道不是好心因什麼

却恁麼道衲僧家須是有生機始得今人不到古人田地只管道見什麼心有什麼佛若作這見解壞却金牛老作家了也須是子細看始得若只今日明日口快些子無有了期後來長慶上堂僧問古人道菩薩子喫飯來意旨如何慶云大似因齋慶讚尊宿家忒煞慈悲漏逗不少是則是因齋慶讚你且道慶讚箇什麼看他雪竇頌云

○白雲影裏笑呵呵笑中有刀熱發作什麼天下衲僧不知落處兩手持來付與他豈有恁麼事莫謗金牛好喚作飯桶得麼若是本分衲僧不喫這般茶飯若是金毛獅子須是他格外始得許他具眼只恐眼

不正。三千里外見諸訛。不直半文錢。一場漏逗。諸訛在什麼處。瞎漢。

白雲影裏笑呵呵。長慶道。因齋慶讚。雪竇道。兩手持來付與他。且道。只是與他喫飯。為當別有奇特。若向箇裏知得端的。便是箇金毛獅子。若是金毛獅子。更不必金牛將飯桶來作舞。大笑。直向三千里外。便知他敗缺處。古人道。鑒在機先。不消一捏。所以衲僧家尋常須是向格外用。始得稱本分宗師。若只據語言。未免漏逗。垂示云。靈峯寶劔。常露現前。亦能殺人。亦能活人。在彼在此。同得同失。若要提持。一任提持。若要平展。一任平展。且道。不落賓主。不拘回互。時如何。試舉看。

羅山和尚初入
院時上堂云
鋒利劍常露
現前亦能殺
人亦能活人若
提持一任提持
平展一任平展
原意箇後始得
鋒作筆誤字

舉僧從定州和尚會裏來到烏田。烏田問定州法道。

何似這裏。言中有響。要辨淺深。探竿影草。太煞瞞人。

僧云不別。死漢中有活底。一箇半箇。鐵橛子。一般踏

着實地。田云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灼然。正令當

行。僧云。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也是這作家始得。

却是獅子兒。田云。今日打着一箇也。又打三下。說什

麼。一箇千箇萬箇。僧便出去。元來是屋裏人。只得受

觸。只是見機而作。田云。屈棒元來有人喫在。啞子與

苦瓜。放去又收來。點得回來。堪作何用。僧轉身云。爭

柰杓柄在和尚手裏。依前三百六十日。却是箇伶俐

衲僧。田云。汝若要山僧回與汝。知他阿誰是君。阿誰

田云汝若要山僧回與汝知他阿誰是君阿誰

是臣敢向虎口橫身忒煞不識好惡僧近前奪田手

中棒打田三下也也是一箇作家禪客始得賓主互換

縱奪臨時田云屈棒屈棒點這老漢着什麼死急僧

云有人喫在呵呵是幾箇杓柄却在這僧手裏田云

草草打着箇漢不落兩邊知他是阿誰僧便禮拜臨

危不變方是丈夫兒田云和尚却恁麼去也點僧大

笑而出作家禪客天然有在猛虎須得清風隨方知

盡始盡終天下人摸索不着田云消得恁麼消得恁

麼可惜放過何不劈脊便棒將謂走到什麼處去

○僧從定州和尚會裏來到烏田田亦是作家諸人若向

這裏識得此二人一出入千箇萬箇只是一箇作主

也恁麼作賓也恁麼二人畢竟合成一家一期勘辨賓

主問答始終作家看烏田問這僧云定州法道何似這

裏僧便云不別當時若不是烏田難奈這僧何田云若

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爭奈這僧是作家漢便云棒頭

有眼不得草草打人田一向行令云今日打着一箇也

又打三下其僧便出去看他兩箇轉轉地俱是作家

了這一事須要分緇素別休咎這僧雖出去這公案却

未了在烏田始終要驗他實處看他如何這僧却似撐

門挂戶所以未見得他烏田却云屈棒元來有人喫在

這僧要轉身吐氣却不與他爭輕輕轉云爭奈杓柄在

和尚手裏烏田是頂門具眼底宗師敢向猛虎口裏橫

身云汝若要山僧回與汝這漢是箇肘下有符底漢所謂見義不為無勇也更不擬議近前奪烏曰手中棒打田三下田云屈棒屈棒你且道意作麼生頭上道屈棒元來有人喫在及乎到這僧打他却道屈棒屈棒僧云有人喫在田云草草打着箇漢頭上道草草打着一箇也到末後自喫棒為什麼亦道草草打着箇漢當時若不是這僧卓胡地也不奈他何這僧便禮拜這箇禮拜最毒也不是好心若不是烏曰也識他不破烏曰云却恁麼去也其僧大笑而出烏曰云消得恁麼消得恁麼看他作家相見始終賓主分明斷而能續其實也只是互換之機他到這裏亦不道有箇互換處自是他古人

道字不意下云云

絕情塵意想彼此作家亦不道有得有失雖是一期間語言兩箇活潑潑地都有血脉針線不唯於此見得亦乃向十二時中歷歷分明其僧便出是雙放已下是雙收謂之互換也雪竇正恁麼地頌出

呼即易天下人總疑着臭肉引來蠅天下衲僧總不

知落處遣即難不妨勦絕海上明公秀互換機鋒子

細看一出入二俱作家一條拄杖兩人扶且道在

阿誰邊劫石固來猶可壞袖裏金鎚如何辨取千聖

不傳滄溟深處立須乾向什麼處安排棒頭有眼獨

許心親得烏曰老烏曰老可惜許這老漢不識好惡

幾何般也是箇無端漢白千萬重與他杓柄太無端

已在言前。泊合打破蔡州。好與三十棒。且道過在什麼處。

呼即易遣即難。一等是落草。雪竇忒煞慈悲。尋常道呼蛇易遣。蛇難如今將箇瓢子吹來喚蛇。即易要遣蛇。即難。一似將棒與他。却易復奪他棒。遣去却難。須是有本分手脚。方能遣得他去。烏曰。是作家。有呼蛇底手脚。亦有遣蛇底手段。這僧也不是瞌睡底。烏曰。問定州法道。何似這裏。便是呼他。烏曰。便打。是遣他。僧云。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却轉在這僧處。便是呼來。烏曰。云。汝若要山僧回與汝。僧便近前奪棒。也打三下。却是這僧遣去。乃至這僧大笑而出。烏曰。云。消得恁麼。消得恁麼。此

分明是遣得他。恰好看他兩箇。機鋒互換。絲來線去。打成一片。始終賓主分明。有時主却作賓。有時賓却作主。雪竇也讚歎不及。所以道。互換之機。教人且子細看。劫石固來。猶可壞。謂此劫石長四十里。廣八萬四千由旬。厚八萬四千由旬。凡五百年。乃有天人下來。以六銖衣袖拂一下。又去至五百年。又來如此。拂拂盡此石。乃為一劫。謂之輕衣拂石劫。雪竇道。劫石固來。猶可壞。石雖堅固。尚爾可消磨盡。此二人機鋒。千古萬古。更無有窮盡。滄溟深處。立須乾。任是滄溟。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若教此二人。向內立地。此滄溟也。須乾竭。雪竇到此。一時頌。末後更道。烏曰。老烏曰。老。幾何般。或擒或縱。或殺

或沙畢竟是幾何般與他杓柄太無端這箇拄杖子三
世諸佛也用歷代祖師也用宗師家也用與人抽釘拔
楔解粘去縛爭得輕易分付與人雪竇意要獨用賴值
這僧當時只與他平展忽若旱地起雷看他如何當抵
烏曰過杓柄與人去豈不是太無端

垂示云細如米末冷似冰霜畱塞乾坤離明絕暗低低
處觀之有餘高高處平之不足把住放行總在這裏許
還有出身處也無試舉看

畱拍逼切滿也

舉丹霞問僧甚處來正是不可總沒來處也要知來
處也不難僧云山下來着草鞋入你肚裏過也只是
不會言中有響諸舍來知他是黃是綠霞云喫飯了

也未第一杓惡水澆何必定盤星要知端的僧云喫

飯了果然撞着箇露柱却被旁人穿却鼻孔元來是
箇無孔鐵鎚霞云將飯來與汝喫底人還具眼麼雖
然是倚勢欺人也是據款結案當時好撒倒禪床無

端作什麼僧無語果然走不得這僧若是作家向他

道與和尚眼一般長慶問保福將飯與人喫報恩有

分爲什麼不具眼也只道得一半通身是遍身是一

刀兩段一手擡一手擲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漢據

令而行一句道盡罕過其人長慶云盡其機來還成

瞎否識甚好惡猶自未肯許什麼碗福云道我瞎得

麼兩箇俱是草裏漢龍頭蛇尾當時待他道盡其機

來還成瞎否只向他道瞎也只道得一半一等是作
家爲什麼前不攆村後不送店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不知何許人初習儒學將入長安
應舉方宿於逆旅忽夢白光滿室占者曰解空之祥偶
一禪客問曰仁者何往曰選官去禪客曰選官何如選
佛霞云選佛當往何所禪客曰今江西馬大師出世是
選佛之場仁者可往遂直造江西才見馬大師以兩手
托幞頭脚一作額馬師顧視云吾非汝師南嶽石頭處去
遽抵南嶽還似前意投之石頭云着槽廠去師禮謝入
行者堂隨衆作務凡三年石頭一日告衆云來日剋佛
殿前卓至來日大衆各備鋤鋤剋草丹霞獨以盆盛水

淨頭於師前跪膝石頭見而笑之便與剃髮又爲說戒
丹霞掩耳而出便往江西再謁馬祖未參禮便去僧堂
內騎聖僧頸而坐時大衆驚愕急報馬祖祖躬入堂視
之曰我子天然霞便下禮拜曰謝師賜法號因名天然
他古人天然如此穎脫所謂選官不如選佛也傳燈錄
中載其語句直是壁立千仞句句有與人抽釘拔楔底
手脚似問這僧道什麼處來僧云山下來這僧却不通
來處一如見眼倒去勘主家相似當時若不是丹霞也
難爲收拾丹霞却云喫飯了也未頭邊總未見得此是
第二回勘他僧云喫飯了也惜懂漢元來不會霞云將
飯與汝喫底人還具眼麼僧無語丹霞意道與你這般

漢飯喫堪作什麼這僧若是箇漢試與他一劄看他如何雖然如是丹霞也未放你在這僧便眼眨地無語保福長慶同在雪峯會下常舉古人公案商量長慶問保福將飯與人喫報恩有分為什麼不具眼不必盡問公案中事大綱借此語作話頭要驗他諦當處保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漢快哉到這裏只論當機事家裏有出身之路長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瞎否保福云道我瞎得麼保福意謂我恁麼具眼與你道了也還道我瞎得麼雖然如是半合半開當時若是山僧等他道盡其機來還成瞎否只向他道瞎可惜許保福當時若下得這箇瞎字免得雪竇許多葛藤雪竇亦只用此意頌

盡機不成瞎

只道得一半也要驗他過言猶在耳按

牛頭喫草

失錢遭罪半河南半河北殊不知傷鋒犯

手四七二三諸祖師

有條攀條帶累先聖不唯只帶

累一人寶器持來成過咎

盡大地人換手推曾還我

拄杖來帶累山僧也出頭不得

過咎深可煞深天下

衲僧跳不出且道深多少無處尋在你脚跟下摸索

不着天上人間同陸沉

天下衲僧一坑埋却還有活

底人廢放過一着蒼天蒼天

廠齒兩切馬取側洽切

盡機不成瞎長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瞎否保福云道我瞎得麼一似按牛頭喫草須是等他自喫始得那裏按他頭教喫雪竇恁麼頌自然見得丹霞意四七二三諸

祖師寶器持來成過咎不唯只帶累長慶乃至西天二十八祖此生六祖一時埋沒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一大藏教末後唯傳這箇寶器永嘉道不是標形虛事禱如來寶杖親蹤跡若作保福見解寶器持來都成過咎過咎深無處尋這箇與你說不得但去靜坐向他句中點檢看既是過咎深因什麼却無處尋此非小過也將祖師大事一齊於陸地上平沉却所以雪竇道天上人間同陸沉

垂示云向上轉去可以穿天下人鼻孔似鷓捉鳩向下轉去自己鼻孔在別人手裏如龜藏殼箇中忽有箇出來道本來無向上向下用轉作什麼只向伊道我也知

你向鬼窟裏作活計且道作麼生辨箇緇素良久云有條攀條無條攀例試舉看

肆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開早地忽雷撥

門云餠餅舌柱上齶過也

這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餠餅還覺寒毛卓豎麼衲僧家問佛問祖問禪問道問向上向下了更無可得問却致箇問端問超佛越祖之談雲門是作家便水長船高泥多佛大便答道餠餅可謂道不虛行功不浪施雲門復示眾云你勿可作了見人道着祖師意便問超佛越祖之談道理你且喚什麼作佛喚什麼作祖即說超佛越祖之談便問箇出三界你把三界來

看有什麼見聞覺知隔碍着你有什麼聲色佛法與汝
可了了箇什麼碗以那箇為差殊之見他古聖勿柰你
何橫身為物道箇舉體全真物物覲體不可得我向汝
道直下有什麼事早是埋沒了也會得此語便識得餠
餅五祖云驢屎比麝香一作馬糞所謂直截根源佛所印摘
葉尋枝我不能到這裏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看這僧
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餠餅還識羞慚麼還覺
漏逗麼有一般人杜撰道雲門見兔放鷹便道餠餅若
恁麼將餠餅便是超佛越祖之談見去豈有活路莫作
餠餅會又不作超佛越祖會便是活路也與麻三斤解
打鼓一般雖然只道餠餅其實難見後人多作道理云

世尚初言話
麓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若恁麼會且去作座主一生
贏得多知多解如今禪和子道超佛越祖之時諸佛也
踏在脚跟下祖師也踏在脚跟下所以雲門只向他道
餠餅既是餠餅豈解超佛越祖試去參詳看諸方頌極
多盡向問頭邊作言語唯雪竇頌得最好試舉看頌云
○超談禪客問偏多箇箇出來便作這般見解如麻似
栗縫罅披離見也麼已在言前開也須屎不覺臭餠
餅罅來猶不住將木櫛子換却你眼睛了也至今天
下有諸訛畫箇圓相云莫是恁麼會麼咬人言語有
甚了期大地茫茫愁殺人便打
○超談禪客問偏多此語禪和家偏愛問不見雲門道你

禪 仄六切塞也

諸人橫擔拄杖道我參禪學道便覓箇超佛越祖道理
我且問你十二時中行住坐卧倚屎放尿至於茅坑裏
蟲子市肆買賣羊肉案頭還有超佛越祖道理麼道
得底出來若無莫妨我東行西行便下座有者更不識
好惡作圓相土上加泥添枷帶鎖縫罅披離見也麼他
致問處有大小大縫罅雲門見他問處披離所以將餠
餅攔縫塞定這僧猶自不肯住却更問是故雪竇道餠
餅裡來猶不住至今天下有諸訛如今禪和子只管去
餠餅上解會不然夫超佛越祖處作道理既不在這兩
頭畢竟在什麼處三十年後待山僧換骨出來却向你
道

詳

舉古有十六開士

成群作隊有什麼用處這一隊不

啣漢

於浴僧時隨例入浴

撞着露柱漆桶作什麼

忽悟水因

惡水薰頭澆

諸禪德作麼生會他道妙觸

宣明

更不干別人

事作麼生會他撲落非他物

成佛

子住

天下衲僧到這裏摸索不着兩頭三面作什麼

也須七穿八穴始得一

棒一條痕莫辜負山僧好撞

着磕着還曾見德山臨濟麼

楞嚴會上跋陀婆羅菩薩與十六開士各修梵行乃各
說所證圓通法門之因此亦二十五圓通之一數也他
因浴僧時隨例入浴忽悟水因云既不洗塵亦不洗體
且道洗箇什麼若會得去中間安然得無所有千箇萬

箇更近傍不得所謂以無所得是真般若若有所得是
相似般若不見達磨謂二祖云將心來與汝安二祖云
覓心了不可得這裏此子是衲僧性命根本更總不消
得如許多葛藤只消道箇忽悟水因自然了當既不洗
塵亦不洗體且道悟箇什麼到這般田地一點也着不
得道箇佛字也須諱却他道妙觸宣明成佛子住宣則
是顯也妙觸是明也既悟妙觸成佛子住即住佛地也
如今人亦入浴亦洗水也恁麼觸因甚却不悟皆被塵
境惑障粘皮着骨所以不能便惺惺去若向這裏洗亦
無所得觸亦無所得水因亦無所得且道是妙觸宣明
不是妙觸宣明若向箇裏直下見得便是妙觸宣明成

佛子住如今人亦觸還見妙處麼妙觸非常觸與觸者
合則為觸離則非也玄沙過嶺磕着脚指頭以至德山
棒豈不是妙觸雖然恁麼也須是七穿八穴始得若只
向身上摸索有什麼交涉你若七穿八穴去何須入浴
便於一毫端上現寶王刹向微塵裏轉大法輪一處透
得千處萬處一時透莫只守一窠一窟一切處都是觀
音入理之門古人亦有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若一人悟
去則故是因甚十六開士同時悟去是故古人同修同
證同悟同解雪竇拈他教意令人去妙觸處會取出他
教眼頌免得人去教網裏籠罩半醉半醒要令人直下
灑灑落落頌云

後處一人
發心學
皆消殞

了事衲僧消一箇現有一箇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跳出金剛圈一箇也不消得長連床上展脚卧果然是箇瞌睡漢論劫不論禪夢中曾說悟圓通早是瞌睡更說夢却許你夢見寐語作什麼香水洗來薰面唾咄土上加泥又一重莫來淨地上局

了事衲僧消一箇且道了得箇什麼事作家禪客聊聞舉着剔起便行似恁麼衲僧只消得一箇何用成羣作隊長連床上展脚卧古人道明明無悟法悟了却迷人長舒兩脚睡無偽亦無真所以習中無一事飢來喫飯困來眠雪竇意道你若說入浴悟得妙觸宣明在這般無事衲僧分上只似夢中說夢所以道夢中曾說悟圓

悟了圓悟人境亦大少味異乎

通香水洗來薰面唾似恁麼只是惡水薰頭澆更說箇什麼圓通雪竇道似這般漢正好薰頭薰面唾山僧道土上加泥又一重

垂示云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活捉生擒不勞餘力且道是什麼人曾恁麼來試舉看

舉僧問投子一切聲是佛聲是否也解拈拈虎鬚青天

轟霹靂自屎不覺臭投子云是賺殺一船人賣身與

你了也拈放一邊是什麼心行僧云和尚莫象沸碗

鳴聲只見雞頭利不見鑿頭方道什麼果然納敗缺

投子便打着好打放過則不可又問麈言及細語皆

歸第一義是否第二回拈虎鬚抱贖叫屈作什麼東

西南北猶有影響在。投子云是。又是賣身與你了也。

陷虎之機也是什麼心行。僧云喚和尚作一頭驢得

麼。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雖有逆水之波只是頭

上無角含血喫人。投子便打。着不可放過。好打拄杖

未到折因什麼便休去。
原 都木切臂也。

○投子朴實頭得逸群之辯。凡有致問開口便見膽不費

餘力便坐斷他舌頭可謂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

外。這僧將聲色佛法見解貼在他額頭上逢人便問投

子作家來風深辨。這僧知投子實頭合下做箇圈縲子

教投子入來所以有後語。投子却使陷虎之機。鈞他後

語出來。這僧接他答處道和尚莫尿沸碗鳴聲果然一

鈞便上。若是別人則不奈這僧何。投子具眼隨後便打

咬猪狗底手脚須還作家始得。左轉也隨他阿鞞鞞地

右轉也隨他阿鞞鞞地。這僧既是做箇圈縲子要來捋

虎鬚殊不知投子更在他圈縲頭上。投子便打這僧可

惜許有頭無尾。當時等他拈棒便與掀倒禪床直饒投

子全機也須倒退三千里。又問。籠言及細語皆歸第一

義。是否。投子亦云是一似前頭語無異。僧云喚和尚作

一頭驢得麼。投子又打。這僧雖然作窠窟也不妨奇特

若是曲录木床上老漢頂門無眼也難折挫他。投子有

轉身處。這僧既做箇道理要撓他行市到了依舊不奈

投子老漢何不見巖頭道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投

子放去太遲收來太急這僧當時若解轉身吐氣豈不
作得箇口似血盆底漢衲僧家一不做二不休這僧既
不能返擲却被投子穿了鼻孔頌云

投子投子

灼然天下無這實頭老漢教壞人家男女

機輪無阻

有什麼奈何他處也有些子放一得二換

却你眼睛什麼處見投子同彼同此

恁麼來也喫碎

不恁麼來也喫棒關黎替他便打可憐無限弄潮人

叢林中放出一箇半箇放出這兩箇漢天下衲僧恁

麼去畢竟還落潮中死可惜許爭奈出這圈續不得

愁人莫向愁人說忽然活禪床震動驚殺山僧也倒

退三千里百川倒流鬧湫湫發徒勞佇思山僧不敢

開口投子老漢也須是拗拄杖始得

湫古活切水流聲

投子投子機輪無阻投子尋常道你總道投子實頭忽

然下山投子三步有人問你道如何是投子實頭處你作麼

生抵對古人道機輪轉處作者猶迷他機輪轉轉地

全無阻隔所以雪竇道放一得二不見僧問如何是佛

投子云佛又問如何是道投子云道又問如何是禪投

子云禪又問月未圓時如何投子云吞却三箇四箇圓

後如何吐却七箇八箇投子接人常用此機答這僧只

是一箇是字這僧兩回被打所以雪竇道同彼同此四

句一時頌投子了也指與僧一人末後頌這僧道可憐無限弄潮人

這僧敢撓旗奪鼓道和尚莫尿沸碗鳴聲又道喚和尚

作一頭驢得麼此便是弄潮處這僧做盡伎倆依前死
在投子句中投子便打此僧便是畢竟還落潮中死雪
竇出這僧云忽然活便與掀倒禪床投子也須倒退三
千里直得百川倒流鬧漉漉非唯禪床震動亦乃山川
岌岌天地陟暗苟或箇箇如此山僧且打退鼓諸人向
什麼處安身立命

逆及切 岌 逆各切

以舉僧問趙州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閃電之機說

什麼初生孩子兒子

趙州云急水上打毬子過也俊鷄

越不及也要驗過僧復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

如何也是作家同驗過還會麼過也子云念念不停

流打葛藤漢

此六識教家立為正本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因其所以
生來為先鋒去為殿後古人道三界唯心萬法唯識若
證佛地以八識轉為四智教家謂之改名不改體根塵
識是三前塵元不會分別勝義根能發生識識能顯色
分別即是第六意識第七識末那識能去執持世間一
切影事令人煩惱不得自由自在皆是第七識到第八
識亦謂之阿賴耶識亦謂之含藏識含藏一切善惡種
子這僧知教意故將來問趙州道初生孩子還具六識
也無初生孩兒雖具六識眼能見耳能聞雖未曾分別
六塵好惡長短是非得失他恁麼時總不知學道之人
要復如嬰孩榮辱功名逆情順境都動他不得眼見色

勝義根能發生識識能顯色

與盲等耳聞聲與聾等如癡似兀其心不動如須彌山
這箇是衲僧家真實得力處南齊名士古人道衲被蒙頭萬事休
此時山僧都不會若能如此方有少分相應雖然如此
爭奈一點也瞞他不得山依舊是山水依舊是水無造
作無緣慮如日月運於太虛未嘗暫止亦不道我有許
多名相如天普蓋似地普擎為無心故所以長養萬物
亦不道我有許多功行天地為無心故所以長久若有
心則有限齊得道之人亦復如是於無功用中施功用
一切違情順境皆以慈心攝受到這裏古人尚自呵責
道了了時無可了玄玄處直須呵又道事事通兮
物物明達者聞之暗裏驚又云入聖超凡不作聲卧龍

長怖碧潭清人生若得長如此大地那能留一名然雖
恁麼更須跳出窠窟始得豈不見教中道第八不動地
菩薩以無功用智於一微塵中轉大法輪於一切時中
行住坐卧不拘得失任運流入薩婆若海衲僧家到這
裏亦不可執着但隨時自在遇茶喫茶遇飯喫飯這箇
向上事着箇定字也不定不得着箇不定字也不得石室善
道和尚示衆云汝不見小兒出胎時何曾道我會看教
當恁麼時亦不知有佛性義無佛性義及至長大便學
種種知解出來便道我能我解不知是客塵煩惱十六
觀行中嬰兒行為最哆哆啾啾時喻學道之人離分別
取捨心故讚歎嬰兒可况喻取之若謂嬰兒是道今時

人錯會南泉云我十八上解作活計趙州道我十八上
解破家散宅又道我在南方二十年除粥飯二時是雜
用心處曹山問僧菩薩定中間香象渡河歷歷地出什
麼經僧云涅槃經山云定前聞定後聞僧云和尚流也
山云灘下接取又楞嚴經云湛入合湛入識邊際又楞
伽經云相生執礙想生妄想流注生則逐妄流轉若到
無功用地猶在流注相中須是出得第三流注生相方
始快活自在所以瀉山問仰山云寂子如何仰山云和
尚問他見解問他行解若問他行解某甲不知若是見
解如一瓶水注一餅水若得如此皆可以為一方之師
趙州云急水上打毬子早是轉轉地更向急水上打

時眨眼便過譬如楞嚴經云如急流水望為恬靜古人
云譬如駛流水水流無定止各各不相知諸法亦如是
趙州答處意渾類此其僧又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
旨如何子云念念不停流自然與他問處恰好古人行
履綿密答得只似一箇更不消計較你纔問他早知你
落處了也孩子六識雖然無功用爭奈念念不停如密
水流投子恁麼答可謂深辨來風雪竇頌云

駛
音史疾也

六識無功伸一問有眼如盲有耳如聾明鏡當臺明珠在掌一句道盡作家曾共辨來端何必也要辨箇

緇素唯證乃知落處不停誰解看看即瞎過也灘下接取

六識無功伸一問古人學道養到這裏謂之無功之功
與嬰兒一般雖有眼耳鼻舌身意而不能分別六塵蓋
無功用也既到這般田地便乃降龍伏虎坐脫立亡如
今人但將目前萬境一時歇却何必八地以上方乃如
是雖然無功用處依舊山是山水是水雪竇前面頌云
活中有眼還同死藥忌何須鑿作家蓋為趙州投子是
作家故云作家曾共辨來端茫茫急水打毬子投子道
念念不停流諸人還知落處麼雪竇末後教人自着眼
看是故云落處不停誰解看此是雪竇活句且道落在
什麼處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八終

慈雲寺

丹波法貴山

慈雲寺禪師什物

丹州法貴慈雲寺全可

